



毕飞宇

短篇小说选

虚拟

华语短经典

虚拟

毕飞宇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虚拟：毕飞宇短篇小说选/毕飞宇著. —上海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6. 4

(华语短经典)

ISBN 978 - 7 - 5675 - 5064 - 3

I. ①虚… II. ①毕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80448 号

虚拟

毕飞宇短篇小说选

著 者 毕飞宇
策划编辑 王 焰 许 静
责任编辑 陈 斌
责任校对 王丽平
内文设计 崔 楚
装帧设计 吴元瑛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电 话 021-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 门市(邮购)电话 021-62869887
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网 店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>

印 刷 者 上海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1092 32 开
印 张 5.75
插 页 4
字 数 84 千字
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一版
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一次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675 - 5064 - 3/I · 1510
定 价 32.00 元

出版人 王 焰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，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-62865537 联系)

目录

是谁在深夜说话_001

哺乳期的女人_012

怀念妹妹小青_027

地球上的王家庄_045

彩虹_059

相爱的日子_078

家事_104

大雨如注_130

虚拟_160

是谁在深夜说话

关于时间的研究最近有了眉目，我发现，时间在大部分情况下只呈现两种局面：一、白昼；二、黑夜。时间大致上没有超出这两种范畴。但是，人类的生存习惯破坏了时间的恒常价值，白昼的主动意义越来越显著了，黑夜只是作为陪衬与补充而存在。其实我们错了。我想把上帝的话再重复一遍：你们错了，黑夜才是世界的真性状态。

基于上述错误，我们在白天工作，夜间休息。但是，优秀的人不，也可以这么说：接近上帝的人不采取这种活法。

例子信手拈来，我们的哲学家，我们的妓女，他们就只在夜间劳作。白天里他们马马虎虎，整天眯着一双瞌睡眼。他们处置白昼就像我们对待低面值破纸币，花出去多少就觉得赚回来多少。

我也是夜里不睡的那种人。我的生命大部分行进在夜间。熬夜消耗了我的许多大好时光，反过来说也一样，熬夜构成了我的许多大好时光。但我必须把话挑明了说，我熬夜并不能说明我也是优秀的那种人，不是的。我只是有病，失眠。你千万别以为我能和哲学家、妓女平起平坐了，这点自知我还有。在夜间我偶尔跟在哲学家或妓女身后，狐假虎威，或虎假狐威，都一样。

我住在南京城的旧城墙下面，失眠之夜我就在墙根下游荡。这里是哲学家与妓女常出没的地方。城墙下有许多树，树与树不一样，但每棵树有每棵树自己的哲学家，这一点至关重要。它决定了那么多的树在根子上是相通的。

稍通历史的人都知道，南京的城墙始于明代。我在一本书上发现，那时候城墙下徘徊的可不是哲学家与妓女，而是月光与狐狸。这两样东西加在一起鬼气森然。但鬼气森

然不是大明帝国的风格。大明帝国的南京纸醉灯迷，遍地金粉，秦淮河边云集了最杰出的哲学家和最杰出的妓女。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能对明代的妓女如数家珍，董小宛、柳如是、李香君……扳一扳指头就是秦淮八艳。南京城今天的泱泱帝气得力于明代，得力于秦淮河边彩袖弄雨的惊艳一绝。

那一天夜里有很好的月亮，由于月亮的暗示，我把自己想象成狐狸。我点了根烟，以动物的心态贴墙而行。我发现夜很好，真的好极了。月亮照在城墙上，城墙很破，坍塌了许多块，但破得不失大气，有脸有面，月光一照，像一张高清晰度的黑白相片。我行走在夜里，我知道黑夜是没有朝代的，所以我可以在明代散步。只走了两步我就想哭泣，我怀念明代，明代的南京城感人至深。当然，南京现在比那时强多了，人人会说普通话（即官话），家里的卫生间贴上了瓷砖，去年的十月一日还放了礼花。但作为一个夜间失眠的人，一个梦游者，我的梦始发于明代。至少，在每天的黄昏过后，月亮总是从四百年前升起，笼罩了一圈极大的古典光晕。

我和邻居的关系不好。我是说不好，也不一定就是说坏。我们处在一种“物我两忘”的情境中。当然，对小云我不能够。小云是我们楼上最著名的美人，从长相上说，她的眼角和走路的样子都接近于狐狸。她的笑容相当迷人，往往只笑到一半，就收住了，另一半存放在目光的角度里头。许多夜里我看见她行走在墙根边沿，她走到哪里，哪里的月亮就流光溢彩，哪里的天空就会有一朵雨做的云。事实上，她的行踪和狐狸十分相似，走得好好的，然后在某一棵大树下面滞留片刻，裙子的下摆一闪，她就没了。我欣赏她身上的诡异风格。我曾经非常认真地准备向她求婚，我已经打听到她是秦淮烟雨小学的音乐老师，甚至连她擅长吹箫我也打听得清清楚楚。那几天我整天想象小云抚管弄箫的模样，越想越陷入痴迷。她吹箫时的脖子应该倾得很长，下唇摠在箫管的顶部，十只指头参差婀娜，像白蜡烛，浸淫在半透明的光中。我必须坦白，我的想象夹杂了相当的色情内容，但这怨不得我，我都三十好几的人了，至今都没有挨过女人。你们都是饱汉，哪知饿汉饥；再说，我整天读那些旧书，哪一本不闹人？

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了刘大妈。这名字一听就是居委会的主任。刘大妈听完我的话推了我一把，笑着说：“书呆子，人家嫁给你？人家可是鸡窝里的金凤凰！”好多人听到了刘大妈的这句话，他们笑得很厉害。他们一边笑一边侧过头去往小云家的门口看，小云正在那里洗头，旁边晒着她的紫裙子。她的动作又懒又散和她的眼神一样有一股仿古气息，像秦淮河里四百年前的倒影。我伤心地望着小云，伤心地眯起了双眼。我一眯眼小云和她的紫色裙子离我竟远了，成了我和刘大妈讨论婚姻大事的旧背景。我失神了，无端端地想起了一本书上的话：不是历史滋养了现在，而是现在照亮了历史。这话说得多好，小云活生生地在那里洗头，她的长发足以概括整个明代，足以说明任何问题。

江苏省兴化市第二建筑队终于驻扎在城墙边了。有七支建筑队参加了南京市旧城墙的修理招标，兴化市第二建筑队成了最后的胜利者。为了不影响市内交通，他们的修理工程选择在每天夜晚，正像牌子上标明的那样：晚上八时至凌晨四时。这是一个好的决定。修理城墙这样的事应当“历史地”放在深夜。这再一次证实了我的研究成

果。细心的读者还记得我在小说的开头所讲的话。历史大部分是在白天完成的，而修补历史是另一码事，只能在深夜。

一盏两千瓦的太阳灯悬挂在城墙垛口。城墙因此而惊心动魄，城墙上的野草、伤痕、子弹坑因此而纤毫毕现。我就此改变了夜间散步的习惯，拿了一张小凳，通宵坐在搅拌机的旁边。建筑队的队长后来发现了我，他特地从城墙的断裂处爬下来，向我汇报了工程的总体构思。我接过他的烟，不说话，直到最后我才点了点头，对他说：“可以。”他的话说得很多，概括起来说，他决定把城墙修复到比明代“还完整”。他把这话重复了一遍，我看了他一眼，告诉他“可以”。我顺便问了一句，明代的城墙到底什么样？他把手头的过滤嘴扔到搅拌机的水泥浆里去，大声说：“修出来看，修起来是什么样明代就是什么样。”我拍了拍他的肩，这家伙不错，是个哲学家的料。我早就说过，我们的哲学家只在深夜工作。

但小云到底出事了，她给“抓住了”。这三个字时常跟

随在美人身后，世俗生活因此险象环生又饶有情致。具体的细节我不清楚。事情也不复杂：一位电工沿着墙根检查电路，他看到了小云的丑态种种。照道理说小云应当能够听到动静的，可她在那种时候就是忘乎所以。手电筒一下子把她抓住了，一只狐狸在喇叭形光柱里头立马原形毕露。她的眼睛到了这个份儿上居然还闭着。男人这一点比女的强。男人做任何事都能闭一只眼睁一只眼，所以男人历来都能选择最佳时机撒腿狂奔。我在第二天一早专程到现场勘探过，那里有几棵大树，树冠比城墙的垛口还高，树与树之间堆放的全是旧城砖。我就不明白，这地方有什么好，能做什么？不过，后来我肯定了一点，这种地方绝对不只是月光和狐狸出没的地方，有一块砖头上还有出事当天的晚报。那块砖头被（屁股？）磨得都发亮了，字迹都没有了。旧城砖上可是有字的，这个我很清楚。由谁出资，哪个窑匠生产，提调官是什么人，全烧在砖头背脊上。这些字就是磨平了，劳动人民的历史功绩就是这样给抹杀的。我听到出事的动静冲进了工棚，音乐老师惊魂未定，没有一点凤凰的样子，没有一点仿古气息。我的心情走了样，好在心智尚未抖乱。

我走到小云面前，扶她，她不动。我说：“跟我回家，孩子等你热牛奶呢。”我至今不能相信我能这样大智大勇，大智大勇对我来说仅仅是一次脱口而出。我挽起小云，从建筑工人们的身边款款而出。两千瓦太阳灯的炽白光芒照耀在深夜，它使一轮满月黯然失色。建筑队长揪过那位电工大声骂道：“操你妈，说过多少次了，只管修墙，别管别的，操你妈，我说过一百次了！”

英雄救美必然导致风流韵事，大部分书上都这样。英雄在一页纸的正面救出了美人，到了这页纸的背面总免不了去一些苟且之事。小云来到我的房间，她不作任何铺垫，爽直地脱，赤条条地往床上爬。她望着天花板，说：“你救了我，来吧。”我回头望望一墙壁的书，想起了柳下惠。才过了几秒钟我就乱掉了。到了这种时候我才明白“乱”这个字的厉害。我上了床，因为是自己的床，所以轻车熟路，那种感觉是从城墙上往下跳的感觉，是旧城砖全部风化，以沙的姿态在风中流淌的那种感觉。我坚信我和小云做得很认真，很投入，称得上行云流水。她的嘴唇不停扯动，声音就像纸

张慢慢撕裂。她就那样一页一页地撕。后来我对她说：“嫁给我吧，小云，你知道的，嫁给我吧。”后来小云一把推开了我，坐起来穿衣。“还干什么吧，你？”小云无精打采地说，“你救了我你就了不起啦？”

拆迁通知来得很突然。我从拆迁的通告里知道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：我们楼房底部的基础部分是用旧城砖砌成的。这是一个易于让人忽视的事实。拆迁通知说，旧城墙需要旧城砖，旧城砖属于国家，属于历史，理当回归国家，还给历史。

拆除楼房当然也是在夜间进行的。那一天没有月亮，建筑工程队在楼房的四个角落支起了四只两千瓦太阳灯，整个工地一片通明。明亮的程度甚至超越了白昼。明亮使灰尘越发抖乱。我站在城墙的顶部，亲眼俯视了脚下的纷乱场景，尘埃被照耀得漫天纷飞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华丽的颓败景象。我想起了古人关于现存生活的高度概括：尘世。我站在旧城墙的顶部，明白了尘世的历史是怎么回事，俏皮一点说，就是拆东墙，补西墙。

兴化市第二建筑工程队按期完成了城墙修复。看过新城墙的人都说，修得好，垛口齐齐整整，蜿蜿蜒蜒，凸凸凹凹，原先不就是这样的吗？有几位赞助商在电视上对记者说，比过去的还要好，新修的部分干干净净，比下面的旧墙漂亮多了，颜色在那儿呢，真是泾渭分明。不怕不识货，就怕货比货嘛。我住进了新楼，是一个两居室的小套间。样样都好。我真正像一个大都市的现代人了。不好的只有一点，失眠之夜我的梦游不简捷了。我只好骑自行车，花二十分钟到原先的地方游走。明眼人一眼就看出来了，我的散步另有所图。我徘徊在小云被“抓住了”的地方，怀念单骑闯营、虎口救美的英雄一幕。那些砖头还在，摞在老地方，我成了旧城砖所做的梦，萦绕在它们四周。我夹着烟，坐在小云曾经坐过的砖头上。我突然想起来了，为了修城，我们的房子都拆了，现在城墙复好如初，砖头们排列得合榫合缝、逻辑严密，甚至比明代还要完整，砖头怎么反而多出来了？这个发现吓了我一大跳。从理论上说，历史恢复了原样怎么也不该有盈余的。历史的遗留盈余固然让历史的完整变得巍峨阔大，气象森严，但细一想总免不了可疑与可

怕，仿佛手臂砍断过后又伸出了一只手，眼睛瞎了之后另外睁开来一双眼睛。我望着这些历史遗留的砖头，它们在月光下像一群狐狸，充满了不确定性。

哺乳期的女人

断桥镇只有两条路，一条是三米多宽的石巷，一条是四米多宽的夹河。三排民居就是沿着石巷和夹河次第铺排开来的，都是统一的二层阁楼，楼与楼之间几乎没有间隙，这样的关系使断桥镇的邻居只有“对门”和“隔壁”这两种局面，当然，阁楼所连成的三条线并不是笔直的，它的蜿蜒程度等同于夹河的弯曲程度。断桥镇的石巷很安静，从头到尾洋溢着石头的光芒，又干净又安详。夹河里头也是水面如镜，那些石桥的拱形倒影就那么静卧在水里头，千百年

了，身姿都龙钟了，有小舢板过来它们就颤悠悠地让开去，小舢板一过去它们便驼了背脊再回到原来的地方去。不过夹河到了断桥镇的最东头就不是夹河了，它汇进了一条相当阔大的水面，这条水面对断桥镇的年轻人来说意义重大，断桥镇所有的年轻人都是在这条水面上开始他们的人生航程的。他们不喜欢断桥镇上石头与水的反光，一到岁数便向着远方世界蜂拥而去。断桥镇的年轻人沿着水路消逝得无影无踪，都来不及在水面上留下背影。好在水面一直都是一副不记事的样子。旺旺家和惠嫂家对门，中间隔了一道石巷，惠嫂家傍山，是一座二三十米高的土丘；旺旺家依水，就是那条夹河。旺旺是一个七岁的男孩，其实并不叫旺旺。但是旺旺的手上整天都要提一袋旺旺饼干或旺旺雪饼，大家就喊他旺旺，旺旺的爷爷也这么叫，又顺口又喜气。旺旺一生下来就跟着爷爷了。他的爸爸和妈妈在一条拖挂船上跑运输，挣了不少钱，已经把旺旺的户口买到县城里去了。旺旺的妈妈，他们挣的钱才够旺旺读大学，等到旺旺买房、成亲的钱都回来，他们就回老家，开一个酱油铺子。他们这刻儿正四处漂泊，家乡早就不是断桥镇了，而是水，